



補義莊子因

全 獨見附標
六册 四

□ 13
3017
4



門 口 13
號 3017
卷 4

河野藏書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莊子因卷之四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
 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

漆園文字固不
 物一體然如此
 排比而無變化
 者無有識者疑
 之爲僞理不誣
 也司馬云刻削
 也峻其意也枯
 槁志甘淡泊也
 赴淵教身也

極如皇極之極
不立主名而規
美不能離也

朱註休易二字

倒置

襲揜其不備而
入也七發打氣
襲逆

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
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熊經若熊之攀樹
而引氣鳥申若鳥
之伸頸而運體道引導氣令和引體令柔也。五等之
士者有所好其心便已偏用故為無方聖人所羞稱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
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極
窮
極也此承上二句來總是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
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
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此段言聖人之心
恬淡而自然也

朱註故曰以下

引用莊子波流
也老氏居其尾
不居其首陳嬰
母謂事成少受
其利不成非世
所指名亦此意

浮生二字本之
於此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
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不為禍始人皆知之不為
福先方是至人妙用福之
先所以為禍之始也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二語可當座右之銘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
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
三句承上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之迹去之所以循天理也
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
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期信之
必也其寢不夢
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此段
言聖
人之應物順乎自然所以成其虛無恬淡以合天也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方註忤逆二字
與虛粹對看順
事應物無所
拂非虛裕之至
不能中心至粹
無雜矣自然包
含容畜無所逆
古人源頭活水
之說蓋為此故
未註勞則竭三
字衍或曰註文
誤入
天德之象天性
自然之象也
室神不如室別
則惑之甚者也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
逆。粹之至也。此段指出人心本自無物。一有所動。皆屬妄
念。連應物便已不是了。故比上段又深一層。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病在不
休不已。
四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應上不雜。靜一而不變。應上
則清句。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應上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句。此養神之道
也。此段言聖人養之以靜。又非塊然無所為也。蓋有能
靜能應。常靜常應之道焉。故靜與動皆所以養神也。夫
有于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
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神形合一。而精
飲皎以往來。則
能合於天理也

素。即無不忌境
界。純。即無不有
境界。

其名為同帝。同帝。同於天。載也。此
言精神不可輕用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
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神在人身。而已
矣。精則散。處於五
官三府。而咸聽命於一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
精自固矣。守神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
可以上通於天者。此也。心印經云。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神能入石。神能飛形。蓋本於此。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
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與神相依附。守
神所以貴精也。故素也
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此段言聖人以純素養其
精神。所以能與天通也。
人之好尚不同。而咸歸於一曲。聖人則無所為。因無所
不為焉。何也。以其恬澹寂寞。虛無無為。本天地以立道。

莊子內
卷之四
德也。故其居心也無憂患邪氣之侵焉。及出而應物則
生死動靜無非天矣。然豈強爲命哉。蓋道德之中本無
一物。其所謂悲樂喜怒好惡者皆幻相耳。靜虛澹粹所
以爲德也。形勞精用於何有焉。則似乎一靜而不容動
者矣。孰知有動有靜而常動常靜在天。所以爲德者在
入。所以爲神也。未養之先稱爲同帝。既養之後名爲合
天。則純素之真人。其慎無輕用於越之劍也哉。此篇發
揮精神之理。微言佞著。但細玩其行文蹊徑。與天道篇
如出一手。此則略少波瀾耳。或以膚淺疑其僞作。此明

眼者之言也。

Blank area with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朱註張君房按本無下俗字

外篇繕性第十六

云欲字之誤繕經首所會之意

滑沈溺擾亂之意繕性滑欲已

不可免况于裕學俗思乎

恬即初也知即明也古人以無

為養其明故吾人亦無所用其

明而惟以明養其無為而已

以性之所有驗捨情而不謬

莊子內

繕性

五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修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所以障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所以亂明。俗者對真而言。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覺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義。不以俗學障之。俗思其自知。而不以知為事。則雖知無傷於恬。然其知之生也。亦任之本然。故曰以知養恬。此三語通篇之綱。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仁義交盡其心。所以為忠。中純實

內行之外體之
而復順乎儀文
無仁義忠三者
而偏行禮樂則
禮樂亦傷矣
不偏行而關時
其德不必由而
肩物使其失性
也承上偏字起
混世字
知與恬交相養
而成已成物矣
上物必失其性
是反喝此是正
鮮生而無以知
為之意
和知之誤

而反乎情樂也。反乎情以歸性所以為樂。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體之所行而順其自體之節文所以為禮。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凡此者自和而有枝不得偏行偏行則逐末忘本而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根天下亂來言天下之所以亂者以彼欲正人而先蔽蒙其德則其德不足以蓋冒。千物以不足蓋冒之德而蓋冒之物之所以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混芒澹漠皆為無知之象故於此時
有知無所可用也。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此段人以恬養和故使天下之知亦皆歸於恬也。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

道不離何用脩
善惡可保何用
脩行
同此心則亦同
此知而不足服
入以定天下
呂氏以心定天
下之心則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
以治天下林云
心机也識識
察也向本作職
郭註彼我之心
競為先職
言隱之故非自
欲隱也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治化之流漫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漫澆同險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段言世遞降而德遞衰不能以恬養知故使物皆失其性也。文氣層層相生轉換極靈。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言道德雖隱世隱之也。聖

生子曰
卷之四 繕性
六

即與一世而得
炎迫之意

郭註危然獨立
貌朱註危貌同

人不自隱也。不自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隱正欲以興乎世。
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
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淡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承上文而論真隱。反無迹反於至一
而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疏隱字獨解。古之存身者。行身非也。不以辯
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
已。文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反其性。即反其性情。以復其初也。數知字
應上雖有知而無所用。句見其以恬養知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陸註彼此指分
達言

倒置猶顛倒其
蔽表相應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疏得志獨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
可圍。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無憂所以為樂之全也。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
之倒置之民。倒置謂不知本末輕重也。
道之不可以俗求也。以俗之障不能養其知。俗之亂不
能養其恬也。故治道者。唯不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而
混冥之中。自有以得其照曠。則恬也。而知因之。此所謂

抵疑至之誤
涉為之為疑
則字之誤

定中之慧矣。是知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又非役役以求為知者。是復即知以成其恬。此交養之說也。惟得乎交養。不特道與德因而見端。即為仁為義為忠為樂為禮無不一以貫之矣。苟有不循其本而惟禮樂之是圖焉。是偏行也。偏行則天下將有不能反性情以復其初亂之象也。何且之有。顧思古之人則不然。以混茫而得其澹漠。與世而有其至一也。是純乎其為恬矣。使人有知而無所用。又豈非以恬為知之養者乎。乃無如德衰而世遞降。遂有為天下者之名。因而流為去性從心。文博

惑亂莫不失其情。以求為知。此俗學俗思之所由出也。世與道之交喪如此。職惟德衰之故。聖人處此。其德尚可恃乎。夫德之隱也。聖人固無如世何也。然德之隱故不終隱也。世又無如聖人何也。時命不同。而存身則一。不以知為貴。惟以恬為用。所以為樂全也。樂全而得志。即在是矣。豈如俗之忘乎性命。謬以儻來之軒冕。易其樂哉。若夫肆志趨俗。以致喪已失性。為倒置之徒者。直與蔽蒙等耳。何足道哉。此篇以恬與知二字作骨。數段遞遞說下。立論甚醇。華實並茂。且別有一種秀色。令人

賞心不置然細加尋繹覺未免有訓詁氣殊非南華筆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涇濁也非涇涇之涇湏辨兩涘渚崖之

間不辨牛馬是水大崖遠見物模糊一段於是焉河伯欣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

歎曰若海若滄水之神也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

謂也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三遂以且夫我嘗聞少仲

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先以無意出之是文

字埋伏法有婦姑兩仙夜中置子之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莊子

卷之四秋水

七

一望不丁故旋其面目
向若之歎較欣
欣進一解然
未免殆外之意
故結處詔以反
真後面許多机
括皆以此句作
紐此處不給出
空濶氣象則後
面亦卷不出許
多議論也
始吾不信天入
縫中若用意為
之若不用意為
之也

言非至此則將見笑終身矣
朱註虛墟同居也
篤信之深也
或曰淮南子作
魚海作大虛作
隘水作塞道者
下多拘於俗三
字列于渤海東
有大壑其下無
底名曰歸墟即
尾間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大道也
生下面大理兩字。此段言見其大則小者不足論也。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先將海力描寫然後倒入不敢自多之意筆如勁弩初張審括命申矣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

前過江河之流
二句勢如駿馬
絕塵猛加一勒
方有平見少二
句則如舞如舞
落至及此矣三
字則追風逐電
而兼並駢安行
之致承上而言
欲重大而輕小

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若只說不
文情往而不返此又先着方存見少句抑揚開闔之法盡矣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壘空小穴也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處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凡可名者論之也人處一焉人在九州之內只算得做一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連猶承接也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任士任事之人也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

莊子因

卷之四 秋水

也。看下文小而
不寡三句便見
朱註故成述也
大知二字總攝
下四段證明古
今知時之必來
故遠遙而不
關知時之必本
故遠可接而不
或曰道雅證
鼻即証向証其
忽為尊者而今
已成故矣
稽註通證歷時
之文按謂推核
之速詳詳人之
常情從前望後
時而不得則悶

水乎。此段言道之大。本無窮極。在世界中。河伯曰。然則吾
所為自多者。皆自小耳。不足稱也。大若此。則吾於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物大者。還他大。小的。還他小。何如。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
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
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自自足也。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鼻今
故。故遙而不悶。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
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南華學問。只是合局打筭。胸中
具有天地古今。故能置身物外。
將極相反事情。作平等觀。即齊物論云。無成與毀。復通為一之意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後。緩乎前。追而
不及則跋。
因其小不足為
而求窮至大之
域。則迷亂而不
自得矣。

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上。數知字尚多。一番色相
筭來。此知却用不着。倒不
知以物還物。連我此生亦屬多餘。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
了。文情叠進叠深。依之又依矣。
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言知至小。無窮至大。難
以推求。頂上而四段來。由
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

未可崎輕畸重
也。
埤除音乎。謂盛
也。
無形不可圍。俱
隨波湧見。而云
然非可執為定
極也。
被既異。便則我
亦可以隨便矣。

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段言天下之理。大小本自
無定。言大言小。皆無有是處。河伯
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信情
也。此一轉。又將大小翻入精粗。
說。到道理上去。漸入武陵源矣。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
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浮大之殷也。故
異。使此勢之有也。惟不盡。故謂其不可圍。惟不明。故謂其
無形。以此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

前段恐其重大而輕小此段又恐其畸重于至精故并至精一存撇過正解至精無形二句却又是不解之解

人借之則可力能食則為之

耳。○細玩自細視大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二語。戲他偏道得此。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夫言精言粗者而而言之矣。若無形不可圖。則無此異。可以言論者物之便之勢也。故數所不能分不能窮也。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分之寡之。所謂言與意也。可以言論形之相。若言與意皆無所用。方成。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極至。連精粗之名無從着落矣。○害人不多仁恩。其行雖不害人。亦動不為利。不賤門隸。其雖不為利。亦不以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雖不貪黷。貨為求利之人。而賤之也。○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雖不借人。亦為多也。

或曰事焉不借入不多食乎力二句一串不賤貪汙上脫一向前段以精粗翻起大人之行此段借小大以辟貴賤從來于教向一線生來約分之至也此到不期精粗處稍註不得應誤

不自食乎力以自多。且人有貪汙之行。行殊乎俗。不多辟者亦不賤之。貪汙如借人舉事之類。○異。行殊乎俗。則多辟異之行。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在從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以上皆言佞同。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此段量。以至於不聞。不得無己地位。方是不期精粗處。○此段言大道本無精粗。大人體道亦惟於不期精粗之極。而求之。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又問於無分別中。忽至於有分別。從何而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言其皆自貴而賤人也。

差參差也

此無定者

或曰賜封于東

西南北之道端

然其為分等也

淮南王璞角籛

漆於此四者相

反也所急則拘

其用一也

此有定者

此由無定而至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貴賤之權本非己所能操。猶以差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

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因人以為大小。則無物不可為大小矣。知其

可以相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小有。因其

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則功分定矣。功分猶功用之定分也。此又因大小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

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趣操

於一定者

朱註禮舉之誤

梁麗蓋新城之

具如雲車然故

言甚

此二喻繳上貴賤有時

尚之操持也。此又因大小而及是非。見是非之各成其所適也。○此段總言物之內外貴賤大小。原無定屬。筆筆生動。有生龍活虎之勢。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

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

以為常也。讓美德也。爭賤名也。然各有時而不一焉。此舉古人以明貴賤大小之無常者也。梁麗

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棟也。梁麗屋 騏驥驂騑。一

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鵙鳴夜撮蚤。察毫

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此舉物理以見貴賤大小之無常也。故

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殊器殊技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物理如此。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古

三代以凌篡奪者率假名于揖讓征誅世更之感深矣
何用者堯非桀陸註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易無平不波城夜下墮同此語妙拘則寒矣不

今無常治之世也。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是不知無常之變者。皆為不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徙。此又言貴賤本於事。而貴賤分焉。時之難。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定。則貴賤之難定也。大之家。門字家字俱當向裏面說。方與上面倪字呼應。此段言貴賤大小之名。原無定在。亦因乎人強名之耳。若求其倪者。皆非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因前言不生分別。則我之所為。似無所適從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為

欲分別碎受趣舍。故多亦不知少。亦不知也。隨道變化。

其孰承翼無意存者道也。短長者物也。呂註持其成則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基。故通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據而

彼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在反。豈異於是。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乖蹇。而不能通也。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數。非所計也。慎毋執一而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行與道背馳。而不能合也。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無拘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形容三段。總見其無方也。承翼承接扶翼也。唯其無方。故能以萬物為方。長短皆足也。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夫道固無終始也。乃物則有生死焉。不能恃以為常。惟見其一虛一

三
卷之四
秋水

之頁

不致
朱註不位形
日表而不定居
并貴賤大小一
存暗撤
物自為也奈何
此焉

通接曲士不可
以誦乎道樂

陸註佛能熟弗
能賊非謂樂之
相薄而物不能
為之害也
察於安危未至
則明其理寧於

實不可守其定位於形迹之間何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
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
盈虛如循環環終則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
有始也○大義即大理○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
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夫固將自化言
之化或為或不為皆適如其化之自運耳○此段言人之
所為當任其道之自然無容其有為有不為於其間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承上言順其自化則無物不在
以道狗身也此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
問極細極靈○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
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理謂消息盈虛之理權則
不以物害己言不以外物以傷其身○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
身如死名死利之類包括甚廣○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

禍福已至則安

其分謹於去就

將至未至則慎

其介

巨註寧於禍福

知其不可奈何

而安之則天在

內矣察於去就

則人之所畏不

可不畏人在外

矣

躡蹠而屈伸形

容明于掩而不

以物害己又要

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不以害為害故莫之
理來不過是素位而行不怨○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
不尤工夫何曾一字荒唐○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
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躡蹠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天在內而主張焉人在外而幹旋焉此定理也故人之德
順理而在乎天者方知天人之所行有如此矣苟能根本
於天以定位乎德是所謂德在乎天者也則躡蹠屈伸之
間皆能反乎道之要而語乎理之極矣道要理極即上文
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者○此段言知道○曰何謂天何謂人
者○善不能加於身以其中有所主也○曰何謂天何謂人
辨論不至徹底○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
鼻是謂人○言天人相須以有成不可相離也○故曰無以入滅天無以故滅
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故者有心而為
之謂命天命也

不以物害已故
朱註得豈作德
憐愛慕也

或曰子無如矣
之子日本朱本
非作子費解

莊子內
卷之四
得謂已德殉名喪於為名也及真入道也○此

段言入道之法不可安排造作以入勝天也
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一足。蛇多足。蛇無足。皆自能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自至。雖無形然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到。故相美也。絕頂異解。隨口出之。不顧天荒地老。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夔謂蚊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眾足獨奈何。蚊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噴唾之喻。構思迥異常。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

又曰以詭像出
于成疏然非安
生作活字解房
是有似。如有
像形者也。似無
有似如無像形
者也。殊有深味
就風之身分收
佳。目與心光景
令人自思。最有
餘味。風之境已
至於聖人則心
目之用。其妙亦
可以想見也。
朱註區衛邑去
宋甚遠。疑宋即
區

行則有似也。有似有。形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鱗或作躡。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此段言天機所動。各有自然。彼之所難。此之所易。則難易不在於多少。有無之間也。亦河伯問荅一段餘意。心目二語。不着

疏解。文如半身美人圖。正於未畫處傳神。奇絕奇絕。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懈。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謹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此段亦因河伯問蒼之意而類記之者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此段言聖人能以小不勝為大勝也。承上面物不能害來。○謙窮求通等語。以擬聖人之言。恐覺不似。且筆頗平庸。非莊所作也。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公同異。離堅白。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

辨頭用吾樂於三字起。便將坐井一輩。心胸活活画出。蚌蚌屬是三者。俱不能跳井。幹休缺發而擅一怪者也。繫拘而不能動也。

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埴井。壞井也。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蚌蚌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掖。持。頤。閉其口也。還。回顧也。蚌。水中赤虫。科斗。蟄子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或曰道三官是
揚三借立耳
或曰規規當作
規規驚貌
司馬云規規自
失貌下又云規
規經營貌
即上類書天下
潛黃泉也
解心秋神莫然
無謂也
始不可見聞
而終于無物不
有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
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
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
埴井之畫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
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
也商鉅馬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畫與且彼方毗黃泉而登大皇
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毗陷也夷然釋然也四解四達也無東無
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玄冥溟滓之先也大通大道也子乃規規然而求

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丁
日餘未得國能國能彼國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哇而不合舌
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此段言小勝者不能為大勝也無甚
後人廣筆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莊子內
卷之四 秋水

莊子於惠子最厚既不宜有此種相疑情事而腐鼠之喻亦太覺刻薄露粗疑為質手所寫焦註搜成疏謂揚索國中郭註揚兵整旅是以搜為復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結韻悠然有致。此段言知道者自得其貴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來。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當知此時莊子之見非打抽豐。惠子之搜非逐遊

客也。可。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鵯得腐鼠。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鵯鵯鳳鵯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其奪已食也。千古鄙夫

患失之態。只以一語寫盡矣。此段言貴者有貴之賤。而賤者有賤之貴。趣操不同。願各有極也。承上察乎安危三句。而情大小未及。其以爲此。向此。大小之分。由人而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兩人機鋒絕唱。異樣辯才。真一時之勝事。難得難得。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言我與相知。然爲人也。若魚則異類矣。故爲不知之全。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請循其本。言當反汝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如一金字。首尾竿頭進步之法。謂從頭算起也。故爲相難是欲得其所以然之故也。物理人情無以異也。

問我之本意也。女安知魚樂云者。是明知我之知。而問我矣。我以身居濠上。而樂。則在濠下者可知也。此段言人

秋水

情物理。自可相推。魚遂其樂。亦自得其天者。故魚忘江湖。人忘道術。其致一也。

道者大理也。明之者。是之謂大方之家。曲士不得而與焉。以所見小也。曲士所見。無過於仲尼之聞伯夷之義而止耳。殊不知在天地之間。凡為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不及者。正未有窮。是大小之數較然。不可不知矣。然知之。又不以有定者為知。而以無定者為知。蓋遠近古今。盈虛坦途之故。理所必然。人之為知。總屬多餘。區區而計大小。未足據以為得也。何也。大小之名。由人所見而造。故精粗之異。便率期於有形。乃道之所在。固有不

以小之以疑不字誤

期精粗。立於言論意致之表者。非大人之行。佞同其德。惡足以有合哉。夫大小之所在。而貴賤分焉。惟以道而觀。蓋有殊其時。以異其用。欲求為貴賤大小之倪。而絕不可得。則辭受趣舍之間。夫亦有所決矣。反衍謝施兼懷。萬物惟無方者。所以語大義之方也。有為有不為。適還其化之終始。其所貴於道者。特以明理達權。物不能害。有得乎內。天外人之功。豈猶以人滅天。而失反真之道邪。海若之告河伯。以此譬之。莛絃蛇風。雖有異同。各因其天。不在多寡有無之數。至於以小勝為大勝。則有

以勝乎物。如孔子圍於匡，卒致將甲者，請辭此物，莫能害之一証也。豈如公孫龍自適一時之利，而徒以取困於人哉？是以神龜寧曳尾，而不留骨；鵲食練實，而忘腐鼠；皆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之故。明道者必如儵魚之出遊，從容自遂，其天之樂，物我之間，皆得其性。始為反真之極，則是篇大意自內篇齊物論脫化出來，立解劍關，既踞絕頂山巔，運詞變幻，復擅天然神斧。此千古有數文字，開後人無數法門，但其中孔子遊匡，公孫龍問魏牟一段，意頗淺膚，疑為贋作，姑指而

外篇至樂第十八

陸註：二無有哉，反詰言決是有也。數奚字是正語。

本求逸樂，而反生憂懼，非愚而何？但說不肯用，不敢用，便索然無味矣。得子耐入多少，阻礙。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問起勢甚噴吼。句法似屈子卜居。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所樂如彼，所苦如此，總以為形也。愚字結上，而生下。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

久憂不死恐死也
古人戒子之言所謂吾欲使汝為善則我未嘗為不善即此意踴循踴俟而循其所為也前言不
得不樂此四層言得之亦不樂或將前三層貼富貴壽此層貼活身如此穿鑿是至樂之外又有個活身活身之外另有個至

生壽者悒悒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此三良分
貼富貴壽三等根
天下有至樂句來
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踴循逐逐退聽之貌言忠諫不見聽即當却去不必與之爭也
此段單貼善字根可以活身句來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

樂矣殊為未至無俗之所謂樂也
勞苦猶恍惚也
職職並有並行不相害悖也
起處教義字是翻起無為此是正結
歌字樂字與字是文中線索

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無為所以無樂無譽所以為至樂至譽與上富貴壽相應至譽與上爭名相應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苦乎勞乎而無從出乎勞乎苦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苦即混為即泐穆之義職職繁殖也此總言無為而無不為至樂活身皆由此也
此段是一篇之冒步步相生針線甚密無一毫滲漏恐非莊叟所作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缶也鼓之所以

莊子因
卷之四至樂

感觸也

芒芴二字承上

節落脉

前言無生此言

不死俱加一倍

渲染法

晉人極言玄理

而情之所鍾往

往自累此所以

學莊而僅得其

膚末也

李云支離忘形

滑介忘智所依

人死則心息也

也。節音。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也。○莊子絕是近情之。察其始。而本無生。○生。指知覺。非徒無

人。此句便自己道破。○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

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本是如此。目前常。人且偃然寢於

巨室。○以死為寢。絕無分別。驚。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此

模樣。果何為。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命。天命之流行。即

邪。真個無謂。○尋於無。○必作命運說。

柳柳也。或曰。柳

瘤音。通陸註。柳

者。障柙之柳。二

人觀於墟墓之

間。意想所致。條

有障柙之柳。出

于左手所肘處。

不祥之徵。殆將

死矣。化死也。與

孟子化者同。

生非我有。而况

柳乎。生者塵垢。

言離附不必擊

定算。一件要緊

東西也。

雖化及我。亦不

妨。而况柳乎。

此段是言生人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冥伯。已死之稱。崑崙之

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瘍也。柳多癰腫。其意

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子何惡。生

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

既為假。又假之。而生。生焉。是不過如塵垢之集耳。○死生為

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觀化。觀天地

我。謂我之身亦在化中。使我隨化。以生。生固其宜也。○

說得我生絕不相關。則我之為我。果在何地。此處可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然有形。擿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

莊子因

卷之四 至樂

三

之累非竟人之樂明眼者自能辨之五為此乎謂嗜欲而死刑罰而死憤激而死飢寒而死衰邁而死細玩此句及結句本旨自明以天地為春秋猶從容之意南面王樂第言從容自在之意生人之累究不能免也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頃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五問錯落有致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諸子所言謂子所問諸語也○就伊問語翻跌極得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想當然耳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及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淡曠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雁作

暗喻齊侯不足此深言大道也

人惑則死指類回擲暴人而死看孔子每處皆向自明

此段齊生死之意當看得活動淮南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即此意若說莊子有厭生欲死之心便是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太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人惑則死若指顏回以擲暴人而死則與上下文俱不相貫若指齊侯恐世無惑言而死之人此等拙筆欲以擬莊何不自量

在子因

卷之四至樂

引喻之事只宜
輕帶過看意
鋪排便成呆板
識者當於此等
地步驗其真偽

名止於實小不
使之懷天知不
使之汲深也義
設於適不妄也
具牢以養鳥也
傍達則人不惑
福持則已可保

撥開蓬州也真
真之中獨見曉
鳥夫誰得而參
之非非真死生
非真生
宜茂公註養如
中心養養之義
莫此此說正此
下句歡字相對
豈其表二者俱
為水中之州
此救種太約言
人既腐而為土
隨所遇而成物

也。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鸞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淡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鱗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誹謗為哉。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此處又竊齊物論篇內數語，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收易字而填入，何苦乃爾。

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名止於實，各隨其情，義設於適，投人所安也。條達者，通於人，福持者，利於己。此段似指用世而言，擯撥於此，甚屬無謂。其文之平庸淺膚，不問而知其為偽物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惟子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攬，扶也。惟子一句十三字不可斷讀，看他說出惟子與女四字，妙絕。於天地世界中，只尋得此一箇。若果養乎，子果歡乎，莫逆知己，舍此便無可與言矣。若果養乎，子果歡乎，女果以死為安，養乎，子果以生為歡樂乎，皆未可知。蓋死者不終死，而生者不終生，將變化無所終窮，以起下文之意。諸解種有幾，得水則為鱉，浮水則為龜，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水土之際，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

莊子因

卷之四至樂

三

轉轉相生而土
化為人。人化為
土。以見未嘗死
未嘗生而死者
不必養生者不
必歿也。蟻食
鳥足之根而化
者胡蝶食鳥足
之葉而化者蟬
蟬蟻皆皆蠕動
之物。田斯斯至
腐爛。七物皆角
選之物。不第枯
竹也。羊奚卍近
乎竹而使之不
第生而之死也。
久竹生。鳥足
而生也。

鳥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得鬱棧則為鳥足。鬱棧。糞

鳥足為陵鳥。陵鳥。即車前草名也。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千日為鳥。其名為

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食醢。蟻願輅主

乎食醢。黃軹生乎九猷。脊芮生乎腐蠃。腐蠃。螢也。羊奚比

乎不尊。久竹生青寧。羊奚。草名。其根若此。合於久。不生。青

寧生程。程或解。程生馬。馬生人。馬生人。按搜神記。秦孝公

出於機。皆入於機。出者生也。人者死也。機者。陰陽。氣之

漆園引列子之無所放據。始存疑。以俟後。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天下所貴而不可必得者。至樂活身是矣。顧俗以富貴

壽善為尊。以貧賤天惡為下。誣誣然以求之。大約為形

起見。而究不足以為形謀。是其所為樂者。皆所為苦也。

孰知至樂活身之術。以無為而始有。蓋無為而無不為。

天地之化也。人亦當順其自然。任其死生變化。而不必

有所動於中。則無為之道。長樂長存。胥以此矣。故有形

而變等之於四時。鼓盆不哭。所以忘乎人之死也。觀化

而及視之。為晝夜。柳生無惡。所以忘乎已之死也。猶未

漆園引列子之無所放據。始存疑。以俟後。大意謂人之生死。皆造物化機所動也。

也。生為人間之勞。死為南面之樂。髑髏之夢。則有生不
 如死者焉。是併忘乎齊等之說矣。猶未也。萬物皆出於
 機。皆入於機。列子之見。則又有未嘗死。未嘗生者焉。是
 併忘乎生死之名矣。此皆能得乎無為之道。以成其至
 樂活身之術者。豈俗之所能識哉。此篇鼓盆支離叔空
 髑髏百歲。髑髏四段。理解精闢。得未曾有。可上擬大宗
 師篇內子祀子桑戶孟孫才三段。但議論稍遜耳。細玩
 應入秋水篇中。以為生而不悅。死而不禍。樣子疑散佚
 之後。好事者遂撰出此篇首段。因而擴掇其中。此猶可

置勿論。但忽添出顏淵東之齊一段。與上下文絕不相
 蒙。其文之庸弱不堪。醜態備見。為可憾耳。彼贗作者不
 覺自欺欺人。然淄澠之水合。尚有能辨之者。况魚目混
 珠。安可掩乎。

外篇養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夫言此形若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如世之眼未解
并皆務生之所
無以為者也
自入所得謂之
生自天所謂謂
之命情故也
所無奈何此天
壽不二同歸而
殊途也形不養
外形有何效驗
也生者有之
矣郭註守形太
甚故生亡得之
以富貴行屍等
為解未必
必不能免者而
後為之如棄欲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夫言此形若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

衣飢欲食是也
弃世不以世事
為務即所謂
尋車也其彼更
生言德他把我
變做虫臂鼠肝
故下文遂用遺
生緊接不失其
所受之正

合則成體散則
為物始惟形精
不虧者乃能移
造化之權而不
隨物以斯滅也
反以相天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

仰必不可廢者為之不免則累亦不免矣棄
世出世如今人出家入山之類諸解憤憤
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事無累不為世
事所累也正

平得心體之本然也更生更得個活身的
道理造化便死他不得也庶幾近道也
事奚足棄而生

奚足遺遺忘也此句作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語
與廣成子所言無勞女形無搖女精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
同意此更明其所以致此之故也

形不勞則形全精不虧則精復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
常清常寧之形全也以常健常順之精復也故曰與天

為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然與天為一之故何也蓋

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氣散則返於無始惟形精不虧之
人方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如新盡而火無窮也故曰能

也

不室不熱如列
子云何謂石何
謂火也万物之
上如揮在八極
神氣不變是也

移精而又精言造其極也相天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
道家謂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確有此
理非迂語也

言氣既守得專
一則不覺万物
相感也身外
之身等說是後
世方士添出引
之非是知巧果
敢之不足以先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室入金石蹈火不熱行乎
萬物之上而不慄如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請問何以
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蓋至人

乎物是色而已
終為迹象所累
而已此物字指
工夫已就現成

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居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
非知巧果敢有心以勝物也

與物皆為物也
物之相去幾何亦何能立乎
則物之造乎
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則

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若以形
論則我

境界而言不形所以能入物也無所化所以能不得也是此種工夫境界也濫也所以無所化之故端端倪也所以不形之故通乎物之所造至此則立乎無物之先以無厚入有間入物而不為物所入矣

淫首悞悞也

之中有生於無生。死而不死者得是道而窮盡之。彼將處自能離形超化。至於物先也。外物何得而禦止焉。彼將處乎不活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不濫之度。適當而不而不窮也。皆純氣之用也。處之藏之。以遊於萬物所藉以終。所藉以始之處。即所謂造乎不形。止乎無所化是也。壹其性。則不一。養其氣。則不耗。合其德。則不散。由是以通乎物。斯能與造物者遊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如是則其自然之天所守既全。其神自無間隙可乘矣。外物何能入。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其舍乎。與入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妙在乘亦不知也。則必知其墜矣。是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文家進一截法。

看去似單承標字一過其實透發其神無際通身着力也。天如先天之天。藏于天。通乎物之所造也。飄瓦。喻莫之能傷。人之天。知巧果敢也。天之天。純氣之守也。不厭不閉藏也。不忽不耗用也。民庶幾用其真。其節反以相天。俱在題外作結。

不。懈。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藏於天。藏其神於無情之天也。上言守氣。此言藏神。藏神所以守氣也。胎息經云。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皆本於此。復讐者。不折鎡干。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此無心自然之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德生。承上。平均。賊生。承上。攻戰。殺戮。故天可常。不可厭也。人可慎。不可忽也。以其真言。各得其天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音居呂。痾僂。曲背人也。以竿

黏蟬曰承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

九一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

而不墜猶掇之也累九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可知矣此言承蠲前一截工夫

吾處身也若擻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蠲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蠲之

翼何為而不得身如擻株之拘臂若槁木之枝則內忘我矣唯蠲翼之知則外忘物矣不反不側承

擻株槁木二句不以萬物易蠲之翼承孔子顧謂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用志於端則神凝定而不擾

此所以為有道也此段言藏神之用法

擻株樹木根擻也昌黎詩寧靜

斷株擻或作擻拘或作拘未

是側字真字得字

音韻鏗鏘自然

相叶

此段亦根絕氣

之守意承承蠲

尚然養生可知矣

即目無全年官知止神欲行之意

舍意中

注以物相注而

博一擻不復如

操舟之以身試

險也

外重者內拙帶

解一句結出主

意見守形太甚

則生桡不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澗之淵觴澗淵名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遊浮於上也沒汨於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言與水相忘猶知有水也若乃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沒人竟不知有水矣利害不入乎心故暇也暇則巧之所從生矣以瓦注者巧以鉤注

者慚以黃金注者殯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

重者內拙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矜憐惜之意重在外則心已為外所分也故拙也此亦用志不分之喻

○未用倒收文法。詰然而止。力有千鈞。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篳。以侍門庭。亦何聞

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須鞭。唯其在後

者。鞭之。以喻既養其內者。即當養其外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

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

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

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

即吾儒所謂克已須從難處克起也

潔清自守不欲招內患

平易近入不欲招外患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入藏。有心於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於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無心也。中央。隨時顯晦。出無心於出。入無心於入。中亦無心於中。三者俱得。則名極而實當矣。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此言嗜欲皆足。不足以存生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也。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犧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

莊子內
卷之四
達生

心既入。則身不須藏。身既出。則心不須陽。諸解全未理會。而字柴立。有心而作無心之用。中央介乎顯晦之間。也不曰功極。而曰名極。是進一層。澄染法。不養乎內。必入畏途。

不美乎外則必有影祖之患

豚植如蔡邕之

就座被戮聚徒

如范睢之羞實

出我見也

司馬云豚猶篆

也稍猶案也

或曰談咳同詒

詒作急咳忘歎

息倦息之義

談詒神魂不寧

而詒語也

詒吐代反

忿瀆鬱滯也不

足委靡不振也

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

於豚楯之上聚僕之中則為之豚楯畫楯也聚僕曲薄所

置於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未結

有味可淡長思也此或曰聚僕卷筴也盛羊肉器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病談詒或作嘔噦解或曰倦

從言應作譖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一語道破其良醫國能也戲丸出而夫忿瀆

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忿瀆鬱滯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

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此言

自傷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沈水竈有髻音詰

女而衣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煩壤糞掃之餘積也東北方之下者

陪阿鮭音蛙龍蠶躍之陪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西北方之下者

則泐陽處之泐陽豹水有罔象罔象狀如小兒黑丘有峩

峩狀如狗而有山有夔夔狀如鼓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

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

峩音臻

此俱鬼名不必

盤解要知告教

本意原說處處

是鬼以醒悟桓

公也

陸云首一作手

陸云首一作手

卷之四 達生

三三

之者殆乎此語極投合桓公平日心桓公驟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桓公所見未必即是此物是英雄欺

渡水之事非造作出來陳勝狐鳴昂於是正衣冠與之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此段言物累皆起於心之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問雞已乎曰未也左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雞

見鷄之形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有敵之者

教以待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而不聞

其聲望之似木鷄矣形如槁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朱註已可之誤
諸註列子作雞
可謂已乎此大
脫略
恃氣未見敵而
思鬪嚮景似見
敵而欲鬪盛氣
既見敵而敢鬪
無變雖見敵而
不聞

走矣此以為藏神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鱉之所

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

流而拯之並流傍流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

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水

旋入與汨偕出水之湧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任水不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安字絕有妙用惟能安於陵者則

承綱有道雖水
無道縱橫說來
頭頭皆是
齊同同水之旋
似之也
不為私不參以
已意也
斯時不知有水

斯時亦不知有
水也
斯時不但不知
有水亦不知有
我也
鬼斧神工也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所謂習與性成者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於行險中發出一個容易學問。大奇大奇。此段與操舟意頗同。言藏於天。物不能傷之義。

梓慶削木為鐻。鐻者鐘鼓之懸。鐻成見者驚猶鬼神。疑其非人所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成也。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

靜心。氣全則心靜。原是一層工夫。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忘利也。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忘名也。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

體也。至此方是以天相遇矣。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也。其巧專而外

滑消。其外事之滑亂。吾心者俱消也。二句承上三層作總收語。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

或曰輒三箋
輒

見者現

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不然則已。四字極直截了

當若稍有徘徊顧慮於其間。便不能靜心矣。則以天合天。因物付物。不離其自然也。器之所

以疑神者。其是與。此段亦與上段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同意。言與天為一之功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也。使之鉤百而反。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也。顏

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

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此段以為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猶過也。但以手旋而指與物化。而不

御覽御門
之作造父

家語論治民此
喻治身

陸註旋而成規
曰倕者其言成
文耳

一則易至於極
不極所以能不
以心稽也

不內變一也不
外從不極也

以心稽指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故其靈臺一而不極
心益於物而不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

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會處境也無所變

安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從故隨所遇而皆

能入於化自無往而不適矣此段養生者忘乎物以全其天之自然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註怪而休居鄉不見謂

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因原不遇處事君不遇世音撰

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此君舉

語言粗率自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所問實而特
長而宰故筮
如此

所答者俱非所
問之意故悉其
惑也

胆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

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為其事而不敢自恃長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

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

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

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

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謂其

惑而來非我惑之也。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

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澗

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則平陸而已矣。今

休歎啓寡聞之民也。歎，孔也。啓，開也。言所見之小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戴颰，以車馬樂鵠，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此段

言全生之道非至人莫能知，亦非至人莫可語也。

人之命於天而立於世者，形也。而生具焉，生之存而不
亡，在出乎世以入於天。故養形不如全形，遺生而後更

生也。然更生之道，又不徒在形而兼在精。精與形相得

而足，則天自在人之中。精與精相進而淡，則人反操天

之勝。何者？以其立乎形之先，守其氣以全其神，而端致

其精之用，始焉離物以獨成者，終焉入物而無忤也。則

至人所謂不窒、不熱、不慄之說，豈非開天之天，得更生

之理，以遂其能移之功哉？彼夫承蜩小數也，操舟下技

也，疴僂之用，志不分，沒人之覆，却不入，猶遺外，崑內以

爲功，况養生乎？雖然，此爲既養之後言也。乃若方養之

時，則內外之功不可偏廢。如單豹之虎食，與張毅之病

攻各有違於牧羊鞭後之訓。則外患之豚楯聚傷。內患之忿瀦怒忘。皆形精交養者所當戒也。必其精於內者。不求應物。而形於外者。物莫敢應。如紀消子之於鬪鷄。方稱善養耳。由是而進之於天。則從水道不爲私。呂梁丈夫所以蹈水無苦也。入山林觀天性。梓慶所以削鐻。疑神也。不然。世累無窮。以形精役役於其間。鮮不爲東野稷之馬。鉤百以取敗耳。又安望其如工倕。指與物化。靈臺一而不桎。以幾於忘適之適邪。謹此至人之行也。非至人不足以語此。篇中大旨發內篇養生王所未備。

闡出精氣神三寶妙用。爲玄籙開山秘法。段段設喻。精言如屑。長生久視之道。盡於此矣。莫與門外漢言之。

言... 主人... 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 故人家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 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免於異日奈何奈何... 以此詰之莊與不知作何回答...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 先生將何處... 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

外篇山木第二十

旁字句詭斷另有神味

已入籠絡則能鳴其不能鳴者所差亦不遠矣但人不能不入世即山中之木亦在世間耳借此發端蓋入開世之餘慨也言易成似是而非之境非自說自駁也淨遊謂不用意乎其間而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家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免於異日奈何奈何以此詰之莊與不知作何回答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

任其所之也無
譽其前人不
而榮辱一龍
則我可得而
伸謂焉為不
之木則為不
則為材鴻臚
其時俱化則
到時中地位
無實尊為及
落後一層矣
恐有知子莫
孰材與不材
中而定其操
讓矣故又曰
肯專為上下
浮遊之意和

累。謂有材而不自見其材之意然未免為物。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乘猶騎乘。所謂置身也。浮遊於世而不世而出。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譽訾可否也。龍蛇言其屈伸無定。隨時變化而不一也。上下猶飛落也。和即和光同塵之。浮遊乎萬物之祖。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祖所謂眾父。父物之所皆我。所物而不見物於我。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若以己身為萬物之貴。以道為人倫之傳。則不能與時俱化。以

太和元氣之和
故下文遂言萬
物之祖通乎鬼
神造化之故則
物且藉之以為
消息而不物于
物矣。入倫之傳
則不然。入世之
故大略乎此
矣。不說出所患
何事。并所以患
之故。蓋所患即
在所行之中。謬
所謂說不出的
苦也。
隱傷也。約窮也。
飢渴至于隱約
也。昏昧相遠而

和為量者。則材與不材均不能免矣。○世情薄惡如此。弟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悲夫。兩字無限感愴。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內篇人間世說。不材之用。至詳一段。議論歸本道德。自駁自解。言下無遺蘊矣。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絕句。親而行之。無須吏離。言親切而行。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胥疏與人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

至于江湖也可
馬云香須也疏
菜也李云香相
也謂相望蔬菜
不見一物也
或曰建德即身
毒
立德之始也
所適所將二句
起下猖狂妄行
蹈乎大方與從
心所欲不踰矩
意同而文異其
生可樂所以解
其憂其死可藉
沒吾寧也

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有其身而
憂懷萬端而患慮愈深矣惟外不見人內不南越有邑焉
見已方成至虛天下之大解脫無過於此
取其去魯名為建德之國好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
之遠也
知作而不知藏無私蓄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我也不知義之所適
無分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在來也四句俱猖狂妄行而蹈乎
大方動而自合也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喻道為物之所以終始
陵源不足言也王績醉鄉記人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
以為絕唱不知從此脫化出來
輔而行捐俗棄其世俗一切有為法也輔依也君曰彼
此段言除患之術必歸心於道而後可也

無形倨則我自
圓轉無留居則
物不阻滯故足
為車

皆寓言廣大悠
遠之意

到得獨造之地
則糟粕煨燼皆
無能為力矣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形倨躓碍之謂留居滯守之謂形與
外其形骸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此言入道者當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
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涉江浮海言涉流窮源
而遊於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至此平日聰明
如送行者至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人於寥天一去人
遠矣遠於人則隣於道也莊叟善體物情於徐無鬼篇
撰出去國景况於則陽篇撰出回鄉景况於此撰
出送行景况淋漓曲盡筆有化工諱技至此乎故有人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木

聖

堯未得舜亦有
憂既讓國而不
憂故舉以為証
也臣註大莫建
德即萬物之祖
道德之鄉虛舟
不怒即乘道德
而浮遊者也張
據闕也欽收攬
也或曰邪助聲
朱註三呼邪之
上當疊三呼二
字
虛已無心也人
不怒則已無憂
矣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
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亦且見有於
人矣憂累豈能免乎言堯者舉讓國以見例也大莫廣莫
與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總形容其虛也憂累根上患字來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欽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
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邪呼聲也結前以虛心為歸
長人情
曲盡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欽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

繩其毫毛不挫
故問之
猶言一毫法術
不敢設也

成上下之縣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三月而成言其速也王子慶忌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道一而已若

收斂到看不見
強梁頑梗也曲
傅柔順也自窮
彼自由子不得
也人之性不
乎剛柔各因其
自然則我之神
不損矣大塗大
道也有大塗緊
對不敢設

矣故曰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去華務侗乎其無識
無敢設不起意儻乎其怠疑不急趨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其送
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不罪其隨其曲

傳柔順也自窮
彼自由子不得
也人之性不
乎剛柔各因其
自然則我之神
不損矣大塗大
道也有大塗緊
對不敢設

傳不私其附我者此因其自窮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

自然則我之神
不損矣大塗大
道也有大塗緊
對不敢設

故朝夕賦欽而毫毛不挫已上皆賦欽之術無容心其間

道也有大塗緊
對不敢設

而况有大塗者乎大塗大道也奢未必為知道其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粉音紛音

續餘也亦如不
候之亦謂或備
也司馬云續次
緒也

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
鳥焉名曰意怠音而其為鳥也粉粉狺狺而似無能不能奮飛
之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群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
是以免於患古云白壁不可為庸庸多後福正是此意
知後世為意怠之行實多而究不能徵倖於意怠之直木
福則庸庸多後福之論猶屬治世之言也可勝愴然
先伐其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言以才自見者不能免於患也昔吾聞之大
成之人曰大成大成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

道雖流行而不
明居其功得行
其道而莫名其
處所以不
揭日月而不自
伐也純常則似
癡呆可矣乃此
於狂則所謂猖
狂而臨乎大方
也
不聞不樂名譽
著聞也

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還推以與人也此所謂有道流
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得應作德名應作明二句言道
居處以純純常常乃比於狂純純一也常平常也純一其
自伐耳心平常其行與猖狂不知所
之者削迹捐勢不為功名削迹杜門掃軌捐勢不事王
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侯如此所以不為功名也
責於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功自彼立名自彼成不以我責
我人之成立而人亦不得以此求
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
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鳥獸不惡則
孔子問子桑雘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陸註假一作般

布字作利字意
講斜對累字

朱註林回曰三
字衍

或曰夫以利合
以下桑雩語朱
註非矣

商周圖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
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假國名亡亡命也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
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布泉帛也言若以赤子可市
所值之價寡於千金為其累
指壁而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
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迫猶近也○人之相與必於窮禍患
害時方能見得若平居慕悅微逐雖
多亦奚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頓此句
文情警策且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其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其以絕彼無

故字中極有許
多義蓋

緣如延緣其間
之緣形緣則徐
行翔伴之進步
也情率則無抱
前之進步也若
形具而文自生
則可矣
或曰率循也
物指學藝者

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無故二字絕佳世人反眼相背者
即係昔日萍水傾蓋便握手指天
誓日之人也當於初見時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伴而
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抱於前其愛益加進抱拱抱也虛文
去而真意流其
屬也以天其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真冷二
字乃其
命之汝戒之哉形莫如緣情莫若率緣者因緣依附
之意率真率也緣則
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
形固不待物不離不勞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也既
不求文以待形又何資於外物哉物謂名以
命之器以別之者○此段根虛已來言與人定交亦當去
文任質相屬以天也末忽另起一段似斷似續古穆奇奧
變幻
莫測

似戰國游士之
口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正縻結帶也。係履履而過
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攬把也。蔓纏繞
也。而王長其間。王長言其志。盛意得也。雖羿逢蒙不能眇睨也。及其
得柗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
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
之間。而欲無德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此
原憲貧。德之論已屬套談。且昏上亂相等語。殊非對君口氣。比干剖心與貧德何涉。贗筆無疑。

即所謂據枯枝
策也。特用稿字
觀貼圍城中
悴景色。
雖無詩奏聲調
而自然使人愜
意。
廣已謂恐其高
視於我而不
規矩之中。愛已
謂恐其切念於
我而有動於性
情之中。天損入
益二句。頂實已
而造天。造人
天二句。頂實已
而造天。造人
諸註。極當是室。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氏之風。槁木。几也。槁枝。策也。焱氏之風。猶焱氏之頌也。有其具而無其數。有
其聲而無宮角。無數。無節奏也。無。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
於人之心。犁然。如犁田者。其土釋然也。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端拱。則
矣。不能瞻視。故轉。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
也。造至也。尊已則至於大。愛已則至於哀。皆
其購而環視之也。有已之累。不知焱氏之風。本自無已也。曰。回無受天
損易。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難謂富。不淫
也。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人與
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爾則歌者非我也。數語皆言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木

程

本經多通用
泄如尾間泄之
之泄運物而使
之泄所謂天損
也其廣已而
造天故天損人
益都說近裡着
已的話
諸註運物江南
古藏本作化物
彼利道也
我非為利也
盜竊指爵祿
魚註不給不暇
也社稷春秋祭
社稷之時也燕
以春社來以秋

無已。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
之理。窮極不行，猶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二句作一串讀，言皆天地之氣流行。
所以運動萬物，發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
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子。偕逝，偕往也。順化而偕往，如臣
子之聽命於君，直易事耳。故曰：易。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言初
進便順，爵祿並至而不窮。言其有加，無已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利也。
吾命有在外者也。外來之利益非己，本有是吾之命有在於外，故使然耳。君子不為
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豈君子賢人所為，吾乃安然
取之，故曰：鳥莫知於鵲，鵲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何哉？

社去恐社時有
或驅逐不能
聽處於人間耳
畏人也而集社
以見非社則無
所依無受入益
之難也然以社
之故而人不知
害故曰智其
愛已而造其
無始非卒都說
安常處順的話
境界有出于人
為天為者皆天
也人不能操造
物之權乃天命
之本然也故聖
人體其逝而全

落其實棄之而走。實，口實也。言有不宜處者，自不其畏人。
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如上文所云，則燕畏人之至，可謂有在身之知矣。乃不能
不處於人間之堂上，何也？蓋燕舍此別無可安身之地，猶
人之社稷，鎮於此不能他移也。喻人雖知人益之不可受，
但不能離此世間耳。故曰：難。諸解大謬可笑。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
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
而已耳。一氣相禪，萬化無窮，不知誰為之者，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莫知其始，是故不可先迎，莫知其終，
是故不可預待也。正而待之，以順其自化而已。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
也。人者，天之所生也。有天亦天也。天亦造化為之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
從天命之，非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所以為卒始
人所得與也。

莊子內
卷之四山水

婦也

司馬云禁藩也

殷大也

感字作經過意

死利之徒有翼

不逝有目不觀

漆園之慨深矣

執蟬螳螂捕蟬

必先取一葉以

自障而乘蟬之

不見而以取之

也

詳音信陸註窮

語也

莊子因

卷之四

巽

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此段亦根與時俱化來必順乎天道方為順時之極處。知天損人益之別則不至廣已造大。知始卒人天之合則不至愛已造哀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股不

逝目大不觀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留戀而觀一蟬左得

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自能觀翼能逝此鳥之真也今見

說本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一類相召也言相為利者

此。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一類相召也恒相為累有

亦有欲之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以其反走則驚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自省藹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

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動與物交濁水也靜而依覽清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

俗從其俗不違其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頽

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許罵吾所以不

庭也此段言逐物之利者必有忘己之害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貴愛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昔義三司一本

作三且不出坐

庭中三月

濁水喻異鵲

物清淵喻己之

真性

忘真入樊禁是

不從其俗也

惡如雖有惡人

之惡自以為美

貌自以為醜貌

小子之言具有

天然之妙欲求

免乎世此術最

莊子因

卷之四 山水

巽

顯而易行。素順而不失其正者也。
江註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尔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段
言有才不可自矜以取尤也。
人世之患深由道德之功淺蓋道德爲萬物之祖順時而化非猶萬物之貴人倫之傳徒以取尤也然而遊之又必以虛己爲端故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後遊乎大莫之國以成虛船之用而不至貽豐狐文豹之憂此市南宜僚之旨可與材不材之論相發明者也若非宮詹賦歛爲鐘特小術耳猶能虛己順時侗乎儻乎如彼送往迎來如此則其進此者可知已顧思可以語此者惟

孔子夫孔子豈非淡受世患者哉大公任謂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卽虛己以順時所以遊乎道德而免乎世患之術也然能虛己以應世而不能虛己以定交則疏者不至以患相加而親者或至以患相棄可奈何抑能順時以待人而不能順時以待天則在世本無逆施之事而在我反生逆受之情可奈何乃子桑扈見及此矣所云相屬以天相淡若水誠有得於形緣情率之遺訓也其虛己爲己至矣是親交益疏徒友益散無復然矣卽孔子亦嘗言及此矣所云無受天損無受人益誠有

見於天人始卒之相因也。其順時為已至矣。是廣己造
大愛己造哀無或然矣。不則見利忘真則為雕陵之異
鵲。自賢取賤則為逆旅之美人而已。何能遊乎道德以
免世患哉。此篇闡發全身遠害之理。可以補內篇人間
世所未備。大意以道德為眼。其所云虛己順時乃道德
中事也。精議與旨可當涉世韋弦。惟莊子過魏王一段
則係淺夫效顰勦襲。紕繆極易指摘。乃當日訂莊者不
亟芟除。以致黎丘晝見。吾不能無遺議於郭子休也。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在往當於人心也。故

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

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

方曰。其為人也真。謂質任。人貌而天。貌雖入而心則天。所以為真也。虛綠

而葆真。虛綠。虛已。而順物。葆真。養其真也。所以為人貌而天也。清而容物。是其自處於清矣。然

清者每患其過刻。又能包容乎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所

者不在言語之間。所改者不在事為之際。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

稱道二字。下得有分寸。可見東郭順子是行而不言。此却言而未行也。
貌雖與人同。而有天然之妙。
虛綠。虛而與物委蛇。非實有順物之家也。真。天。真也。清而容物。真涵養意。清。真。陶鑄。

莊子因

卷之四 田子方

七

土梗猶土偶言得貌而遺神也

或曰呂氏春秋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又曰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擊之作目辭符道也同合也

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遠者不可及也

全德指上文數語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

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

耳土梗猶土苴夫魏真爲我累耳此段言道在精淡俗學之粗迹不足言也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伯雪子曰不

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

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斲

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振發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之客此必客也

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

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

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進退從容明乎禮諫

道明乎義皆不能知人心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

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目之所觸而道自存無可以容於

此段言道有不言之教學者當知得意忘言之妙或曰按通雅目擊猶目及也淮南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遠水並與同蓋借字也郭暉傳子張但目擊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瞻若乎後矣步趨馳皆取馬而喻故有奔逸絕塵之說瞻直

進退四句頂明乎禮義諫我二句頂陋於知人心目擊道存用反筆暗接進退四句不容差用反筆明撒諫道二字奔逸絕塵所謂天馬行空一塵不驚也

不用規矩而人自復中節和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境界然彼是懸空說此

是道立乎物之先者宗主也

喻言習慣成自然也

言万物不能殊致也

真故為物之和。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猶大宗師也。惟也。數所字可玩。子曰。請問遊。是。何所得。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道

謂先天一炁。人身中至寶得之。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問其所以遊此之法也。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也。獸蟲所以不惡變易者。以藪無異草澤無異水地雖少變而大常者自在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

喪禍福之所介乎。即德充符篇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之義。棄隸者若棄泥

不以物之變而失其為我也

有底止我皆可

以乘化以遊故

不促患心也解

乎此及之而後

知也說作脫

為如尔雅註并

泉一時有水一

井則水自然而

生有至人則德

自然而具物不

能離所謂物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隸屬也。知貴在我而不失。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在隸則萬物如一矣。

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

君子孰能說焉。假借也。說仍作如字。解言古之君子皆不能為此語也。此段一轉。又從言論筌蹄

上發出。修。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汜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

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此種學問原是二毫造作不得。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醢醢中蟻蠊發覆。故幕也。此段言欲存心於不死。必先遊心於未生也。

緩可再作緩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
 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
 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
 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
 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無此道而為此服
 者其罪死雖曰寓言大不近理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
 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
 乎忽插此段洵屬無謂細味文氣洵非莊
 叟之筆林獻齋何必以年世相違為疑乎

語亦時氣而淺薄無味

指井厲之危風雷之迷

以第二段為圭通雅云荀子坤坤非變也其易坦坦同魚註僅僅猶瀟漫也

或曰勞磯磯磯一音之轉太玄中首勞磯地之形持執也非以釣為執而有所以釣之故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
 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指父頑母器常欲殺舜而言故足以
 動人此段根上喜怒哀樂不入其胸次意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僮僮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贏槃礴箕踞也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此段亦屬後人擬筆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
 也常釣也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不釣蓋非持其釣而文以釣為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之字作其字講
大夫一作夫夫
為是古夫大通
用大山始皇石
刻文曰詢史夫
夫即大夫也

或曰偏特也猶
一令

說來俱不像彼
時氣局
集註樂毅登云
藟丘之植植於
汶篁此解植字
之義也

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語意糾纏雅弱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
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寓
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
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文何
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
令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不懷也長官者不
成德。不居也鮀斛不敢入於四境。疑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
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鮀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范云边疆植水
以為界壞植鄰
封混一尚同之
意為習者非也
故於成而身不
得不退重遠
而後不得
各其身使乃所
必及天下也

循人情于斯須
所謂不忍百姓
之無天也
盈貫至于穀也
肘上先為家人
句作觀過矣復
省前矢行而後
矢相及也方矢
復寓前矢未寓
而發矢已起也

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勝粲然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
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
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斯須循人情於斯須也
須雖鄙夫猶羞稱之矣此等議論此等
筆法乃敢擬莊吾不知其是誠何心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貫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
直之也發之適矢復斂方矢復寓。言前矢適去而後
之矢復寓於弦上。象人木偶也形容伯
總言其敏捷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其安閒不動之意

江註射之射所
要者在彼不射
之射所守者在
我
遂巡局束無可
容也背無可容
足垂在外極言
其險之至也

何承天云其人
呼瞬目為瞬目

栩栩和適之意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言能以巧用而嘗與不能以神用也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遂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讀至此便覺毛髮悚然矣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

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

恂目之志恂目猶目眩也爾於中也殆矣夫此段根上不足以患心意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

憂色論語載係令尹子文之事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鼻間栩栩然

栩栩心平而氣靜也此便裝假不來子之用心獨奈何不似謝家展矯情鎮物令人冷眼觀破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

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

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彼

入也我為令尹則人不得為令尹人為令尹則我自當不為令尹躊躇四顧高視而曠觀之也根上段得其所一而

來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美人不

得濫淫也盜人不得劫非威可伏戲黃帝不得友非世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

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

躊躇四顧正栩栩之所由發也人為貴人以為賤俱所不知也
或曰淮南引此章高註說狀也
濫觀也又曰神經乎驪山大行而不能難於小隘而不塞立脚步位在此介礙也
其人者不過虛

垢穢糠牙神無
林註此意即別
者喪足而尊足
者存也道之在
已不問國之有
無也其意在楚
不足以存一
句此段亦承上
得失非我而無
憂色來沈註少
頃之間而左右
已三言凡此
○顏回問於仲
尼章
方註吾與汝交
一臂而失之之
此即無行而不

供二三子之與
吾終身以此身
示汝今以為不
可及是猶不曾
兩臂相交只交
得一臂而相失
豈不可哀哉汝
所言者特見吾
之可見者耳若
見也汝夫子白
波也汝以淨空
空虛矣而汝求
之以為有如求
馬子唐肆之地
而豈嘗有馬哉
眼佩服也吾佩
服汝之言與汝
佩服吾之言皆

莊子內

卷之四

三

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有句出老子。此段言身外之物於真我本無加損。根上貴在於變句來。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此真左右之見也。描寫曲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

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此段存亡不係於我，則我之存亡亦不係於國，亦根上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句來。

有道者，非可以言傳。見道者，不必以言受。蓋道不在人

而在人之心也。人之心，貴求乎不死之實，而不死其心

之術，又貴立乎未生之前。此其間有至微焉，非有得於

我而無動乎中者，未足以語此耳。如東郭順子、溫伯雪

子，皆所謂有道之人也。子方之不能稱，夫子之不容言，

豈無說與？亦以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有待以生，有得

以死之人，其不可求於言辯之間者，為忘乎故。吾吾有

不忘之心也。死而不亡者，壽則薪盡火傳之說矣。顧大

化密移俯仰之間，輒成陳迹，而欲求於交臂易失之頃，

非遊心於物初，以期得乎至美至樂，鮮有不効物而動

而蹈心死之大哀也。然而遊心亦未易言也。物之初一

而已矣。死生終始皆後起之名，惟得其所。即四支百

莊子內

卷之四 田子方

三

嘗大忘之。又恐顏回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孰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旧說。忘之則無得之。得即為真焉。而其不忘者在此矣。

體猶屬多餘。其四支百體之外。所云得喪禍福者。又無論已。此遊心者。貴在於我。不恃無患心之實。亦併無修心之名。方為極則矣。孔老之旨。其為道。豈有殊哉。此其道惟百里奚有虞氏得之。彼列禦寇怵然有眴目之志。未足云也。若夫孫叔敖在彼。在我之說。凡君未亡未存之論。庶幾於遊心物初之旨也。哉。篇中結穴處。在夫子老聃二段。詮闡道要。已無遺蘊。首二段引起心學之精。不在言論之末。後數段舉為道之人。言其心之無累如此。作個証佐。惟魯哀公宋元公臧丈人三段。語氣不屬。

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立義亦淺。非南華手筆無疑。余非過為指摘也。

卷之四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玄水隱奔踰幽
 隱之中白水狐
 闕喻半明半疑
 帝官黃帝喻心
 啖嘆聲項羽紀
 匪父曰啖孺子
 不足與謀
 忘其所欲言者
 此句變化不測
 如演雜劇令人
 飽觀不厭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奔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

無為謂曰。吾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道之為物。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

得者。無不得者。知之問。添出思慮。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

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

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

以其無可致無可至也
或曰荀子禮聖人之傷也此立意異

今指一世之人而言已為物而

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三句出老子是
全段肯綮大抵落落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任其自然，斯不言之教也。致之至之，皆屬造作，故道德之所不取。道德之中有仁義禮仁，猶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五句出老子。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三句出老子。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

不能歸根，彫琢剝削而不能至于道德也。大人則足湛于禮義而不入，故歸根易也。
夫不能歸根之人，惟以生死為慮，豈知死生無定，莫知其紀，患之亦無益乎。生死皆一氣所轉，而不足為慮，禮美又何為者。
聖人處真齋神，奇如一，故任道而無所作為也。劉本作天地之

為物猶朴散而為器，其易也。其唯大人乎。大人所以能歸也。歸根謂返於道德。然不起分別耳。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人之最易起分別者，莫如生死。不知生死，亦任其自然，出入於造化之機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孰知其綱維是乎。大約盈盈天地間，只是渾茫一氣，以息相吹，或聚或散，頓成生死異觀。如佛家所謂四大假合，死而復散之說也。若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今人皆以生之為死，為臭腐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臭腐，反覆相因，無有窮也。故在天下間皆一氣耳。聖人則處之如一，不起分別。

莊子因

卷之四 知非遊

本

知問黃帝而知道所謂心此心識而非得意忘言之象故終不近神明鬼神也其波百化體物不遺也莫知其根道之隱也自古以固存道之費也劉本作合波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天下無萬道之物也

別任其自然此所謂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一氣。即火傳不知其盡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明乎道非知可得。故以不知為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未收狂真是知之為不近也。點出無為謂蓋無為謂惟以不知終也。狂屈便多此一聞矣。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三語與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數語同意。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沈浮消長也。惟道與消長。故物能日新。各得其存。並行而不相悖。也有乎中而昏然若此。神其用而油然不形。万物皆育。而不知其為之者。惟有大美而不言。故也。觀于天地之謂是。現成指點。可以觀于天。則勉入法。天以無為也。正汝形。遂其生也。一汝視。備不在外也。天和性。

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觀於天地。亦體其自然而已。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人之神明至精。似與彼百化之物。已死生異變。方圓異象。實不知其所以然之本根。惟見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自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是故無所容吾知也。既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無所容吾知。何所容吾言哉。為小待之成體。不在。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在。而毫為小。而其體亦待而後成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沉於兩間。日新而不。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陰陽四時。造化之用。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若亡也。而實存。若亡也。而實存。

體冲和之氣也。播汝知內緣不起也。汝度外事不接也。神將來舍神能守形也。瞳焉云。任其性也。無求其故。不知其所由來也。睡寐點出得道境界。恍惚入神直彼之實有所知。而不陳迹。自持故能如此也。味晦猶謔言。糊塗也。惟無心。故得味晦。不可與謀。喜之甚而友言之也。

神。萬物自生。自育。而不知其誰為之者。此之謂本根。段與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一節同意。可以觀於天矣。以此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者。居然可知。離。則歸根之道也。此段從上面歸根意。發出議論。精微玄妙。與上若斷若續。奇甚。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不妄動。目不妄視。則專氣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不起思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然如新。以度。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故字對新言。瞳然。無心自視。貌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生之犢。言與彼更生。而不知其所以然。言未卒。齧缺睡寐。當下頓悟。收聽返視。凝神。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委。如委之于經。之委。入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曰委和。性命隨天地以順布。故曰委順。子孫因天地以繼。禮故曰委。說此皆天地遺弃之物。人偶然得之。便矜之以為有。則非矣。三者亦天地自強不息之陽氣也。若陽氣一息。則行。食。俱無矣。既言疏淪淪。雪而又言培擊。則

持。真其實知。言天機無妄。自能相悅。以解。媒媒。晦晦。無心。而不以故自持。即上文無求其故之意。媒媒。昧昧。無心。不可與謀。狀其被衣至此。實忘其為。人。非贊詞也。真南作德。持來附若美。而道持為女居。意若新生。貌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誓。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四大假合。故曰委形。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二五。交有。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命。而人。故曰。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形相禪。無有。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

莊子因

卷之四 知北遊

七

非求其精明而
第欲成空洞無
物之家所謂虛
室生白言祥止
止也。崖略自傍
而彷彿其大略
其中之精詳固不
可得而言也。生
於冥。由無極
而至於太極也
生於無形。由太
極而分陰陽五
行也。精神即二
五之精也。生於
精妙合而凝理
氣俱而成形
也。以形相生。再
足。包覽徒具

又胡可得而有邪。疆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生物。若舉
以為吾之所得。不亦安乎。佛氏所謂
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
淪。而心淩雪。而精神措擊而知。疏淪。通其滯也。淩雪。滌
其舊也。措擊。去之也。夫
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窅然。淡杳之義。崖。夫昭
邊際。略。粗略也。
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四
俱。是無中生有。精神之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
無象者也。是性所自出也。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
精之精。有氣而無質。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
者也。是命所由立也。
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夫形則不離于
物也。無門無房
打破一切苦惱
地獄皇。正解
道字。用心不勞
則忘物無方矣
淵。魏。二。二。句
是贊不加損益
運量是有為往
資是無為君子
聖人之道于此
忽見界限中國
有人不着邊際
也。非陰非陽不
落頭腦也。直且
為人堯舜其人
同也。將及於宗

有生矣。則因而生生。既生生。則不能無死。然其生而來也。
不知何自。其死而去也。不知何止。無出入之門。無住宿之
房。在其死生來去。如通衢四達。邀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
之太。是道之物。物有如此者。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邀。猶邀諸路。而得
之也。得道之人。外
而肢體內。而思慮耳目。莫非道妙。故用心
不勞。應物無方。信乎不可不邀。而得之也。天不得不高。地
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此言
道之
用。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
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夫道之難
言。在人之
博知辯慧。俱用不着。固不待言矣。而此中功候。損益皆無
所加者。則聖人之所守也。損益。即忘與助長之說。○文氣
抑揚盤旋。淵淵乎其若海。言其存。而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
跌宕有致。淵淵乎其若海。不測也。

生子因
卷之四 知北遊

立於物之先而
萬物往實不置
也本即上形本
之本謂造物生
久之根本也暗
醜檢中斷發
之泡一之起滅
有先後猶人之
生死有壽夭也
由是觀之不過
須臾之頃耳果
蘇有理所結有
先後大小猶倫
之存也
調是與我神決
者便心之以德
偶是與我對時
者便心之以道

也言其動而
無方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
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其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
外著之端耳。必其無心於運量。而萬物皆往資始。中國有
資生而無有終窮。方為道之至極。此言道之體。中國有
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中國
焉。謂聖人也。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足以係之。處於天
地之間。直且為人。所謂有人之形者。故曰中國有人焉。此
入世法也。將反於宗。所謂無人之情者。故曰非陰非陽焉。
此出世法也。反宗即遊於物初之說。此言遊乎道者之
人。自本觀之。生者暗醜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
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惟反于宗。則其德與冥冥者
蓋自其宗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
氣動而有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醜者。然醜梅漿也。

德是同得。頂遭
之不違。道是各
行頂邊之不守
間。是一段議論
並非泛說。有生
之覺。正策人以
不可不及時得
道也。生非我有
本天之所付以
韜。擇吾之神知
者。至于解焉。墮
焉之時。則紛紜
宛轉。而不復能
自主矣。
不養其形。而形
全欲養其形。而
形不全。因上文
而泛引。似是而

音。久醜之也。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
年。直須臾已。何足是堯桀。堯桀於須臾之頃乎。果旅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木實曰果。草實曰旅。言為物雖
亦自有文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聖人遭之而不
旅。比倫。然所以相齒之序。未嘗有異也。聖人遭之而不
違。聖人處此。如父子無所解。君臣無所逃。亦過之而不守。
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自貞。蓋亦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其自然而化。此句根上。將反於宗來。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德。偶而應之道也。偶。值也。值乎此
也。頂上。遭之而不違。句。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始應之。則無
心為之者。道也。頂。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而無不為也。即
上過之。而不守。句。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谷。忽然而已。
應物無方之意。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谷。忽然而已。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

非之論見不可
忘其所有事也
將至道也明
見無值此句陪
道不可聞辯不
若默此句詳論
則不至陪聞不
若塞道不可聞
不可以耳聞也
見蟻則說蟻
蟻見穉穉則說
穉穉見瓦甕則
說瓦甕見家溺
則說家溺所謂
盈天地皆物而
盈物皆道也
履穉之喻單承
在尿溺來今屠

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殤。墮其天袞。紛乎宛乎。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出。生。入。死。也。死。者。為。生。物。所。哀。人。類。所。悲。而。在。死。者。則。以。軀。殼。為。累。弃。之。為。快。也。弓。囊。曰。殤。衣。囊。曰。袞。紛。亂。宛。轉。形。容。解。散。墮。袞。之。貌。大。歸。如。旅。人。赴。家。杳。不。回。頭。也。此。言。生。死。原。無。異。觀。根。上。生。者。皆。醜。物。句。來。
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也。以。衆。人。皆。能。論。乎。此。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向。在。口。耳。上。計。分。曉。猶。非。道。妙。故。欲。明。見。乎。道。則。不。能。庶。幾。一。遇。是。言。不。如。不。言。也。道。本。不。可。以。言。聞。是。聞。不。如。不。聞。也。默。然。塞。焉。方。為。大。得。乎。

家作計豕之輕
重猶云除毛尿
存肉幾何也每
下愈况言所問
者乃在道之文
而不存道之質
蓋期而後可道
之質豈可期耶
如正獲之官問
于監市履穉之
法豕之肥瘠何
以知之則答之
每下而愈足以
譬曉之也汝惟
莫必言不期則
已期則在物大
言大也周徧
感豕大之意也

道矣。此應上文夫道宵乎。
難言意。言邀乎道者之法。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
已。盡。再。問。便。非。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欲。指。其。所。在。也。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穉。穉。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尿。溺。東。郭。子。不。應。螻。蟻。有。知。而。至。微。穉。穉。無。知。而。有。生。瓦。甕。無。生。而。有。形。尿。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之。無。不。在。可。知。莊。子。以。慣。有。極。奇。極。怪。之。言。使。人。一。時。忍。耐。不。得。然。後。發。出。正。論。此。猛。獸。欲。搏。而。匿。爪。驚。鳥。欲。擊。而。歛。翼。者。也。縱。送。抑。揚。之。法。盡。於。此。矣。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穉。也。每。下。愈。況。道。無。在。而。及。木。正。獲。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履。穉。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况。他。物。則。所。云。四。者。無。不。可。

莊子內
卷之四 知非遊

羅註正獲者後
禮飲射之禮有
司正司獲司正
司獲監市履
狝里異職而同
為飲射之事故
問之也俗以兩
體奔為家肥者
是也
澹則不紛而自
至于靜漠則不
擾而自至于清
調則不戾而自
至于閑如此則
吾志宋然連用
三不知正是吾
志已求而隨道
以為屈伸以見

以言道矣履狝以足蹴豕背驗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其肥瘠亦市價中之一端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
一端則道自在凡物之中而無有或道矣猶嘗相與遊乎
言之中有周徧咸三字其詞不同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官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試與遊於虛無之中
合萬為一而論無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間乎試與無所作為乎其中定而不動乎寂而不撓乎
已吾志當此之時吾之志寂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往而無所往亦不去而來不知其所止若吾志有所往而
知所在至於何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
在於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若吾志既往而來之後
何處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吾志最為可期
而借于道則不
可期如此而况
欲期道乎此時
惟仍復無簡于
馮蘭之生真大
知慧者亦不能
知道于何止也
物際謂物止于
此則道亦止于
此形上者必待
形下者而後顯
也際之不際道
本不際於物而
際物且欲際之
而道不際乎此
也盈虛衰殺本
末積散皆屬之

竟歸於何處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吾之志惟
大闕曠之中雖有絕頂聰慧入於其中總不物物者與物
知其何所窮極是道之無際不可定指如此物物者與物
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以物論道是未知道之
物何以有際謂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其不際之際際之不
物之有際者所謂物際非物物者矣不際之際際之不
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
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不際之際際之不
物全而歸道也謂其盈虛衰殺道與物相為循環耳乃道
能為盈虛而盈虛非道能為衰殺而衰殺非道本末積散
亦猶是也是道主乎物之中而仍林註無事賣肉行頭也際註猶大家履以足蹴之也
出乎物之外期而言之其可得乎蓋狝之肥瘠驗其賢則身知覺物之底也故以蓋下
音阿 姤荷牛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隱几

象也道明可尋
而期耶
此段亦根聞不
若塞意家登嘆
即所謂僻陋慢
池也天如論語
天喪子一樣解
狂言在僻陋慢
池之中并子故
無所發沈註故
弃子而死句已
矣夫子句至言
非世人所解故
曰狂言神農知
老龍不發發已
之狂言而死也
真猶昏也
論道非道正為

聾瞶便有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一段功候
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暴然放杖而笑曰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
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
死矣夫
夫指老龍吉言老龍知已之僻陋慢訑不足與言
故意棄己而死乎抑或道之體本無所容其狂言
啟發而死矣夫無所發
發即下面藏字之義
矣
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
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藏字即知者不言之意
神農尚未為得道且知道
之非言可傳況體道者
其可求於言論之間乎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
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收
視返聽求之無形無聲

下知乃不知作
或曰道志訓作
吾知道之可以
強可以剛可以
柔可以剛可以
陰可以陽可以
窮可以明可以
包裹天地可以
亦待無方
褚註中當印二
其仰同安曰淮
南作太清仰而
嘆曰孰知之之
為弗知弗知之
為知邪
既不形則何從
見之既不見則

所若落言論即謂道為冥冥究竟冥冥非道蓋道而可於
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故知藏其狂言方為見道也
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
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
所以知道之數也
道本如是但
多此一知耳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
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
曰不知淡矣知之淡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與首段黃帝
意○此言無窮不知道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未竟而遽歎
之是無為知道之非
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

莊子內
卷之四
知非遊

何從名之無始
曰三字疑衍文
所言者非道也
所聞者非道也
問至下此是欲
窮之也亦之以
此是師說也
此下專指無者
若亦論道非道
汝不知乎太初
二句是未能知
道不遊乎太虛
一句是不能得
道或曰太玄昆
命天之氣
既曰無有又曰
扶見既曰扶見
又曰窅然窅然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聞見言皆以形而後名之知形形者之不形此道所以不
當名也。○此言知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
不知之知如此。既言無為知道之非併言泰清問道無
聞道者亦未聞道。道之未是重重掃盡解會極微。
問問無應。問不可得應不可得凡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
應應之是無內也。問窮所謂責空也。無內是實無以無內
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
乎崐崘不遊乎太虛。在外不見其全在內不知其本所以
空之地也。以無內待問窮。不能致登於至高之域而逍遙於至
問答愈多。去道愈遠矣。

華端何變現
褚註光曜喻學
道而有所見心
華發明之初
翼註及為無者
矣當是無傳
寫之誤
高誘註光耀可
見而無有至虛
也。不能無言
我能使形不可
得未能殊無形
也。
用之指捶鉤不
用指守。
用之以下是在
子論斷無不用
對用之手技猶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
視其狀貌。窅然窅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
而不得也。三句出老子。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
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光曜能為無無
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則為無所有於清淨之中。
着了一物何從而至。窅然窅然不見不聞地位哉。○教語
聞發性體真空層。或曰准準能無而無也及其勢無至妙何從至此莫按孰視作孰視
層鈔蕪大類禪語。
大馬之捶鉤者。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銀也。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猶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
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

莊子因

卷之四 知北遊

天

如此道寧可以無守乎
淮南子作濟此種境界正聖人所存而不論者今日發之為純亦不已者緊著一鞭也
古往則今來今來則古往循環之理只在目前昨以清虛之氣受之今必于迹象我之
無古無今言有分別則惜不出未有天地矣
覆辭上文猶字

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用者技也尚借不他

用之神以為用而況乎道固無不用者乎萬物孰不資於此而漫以用見乎郭註此與荷僕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

同承蜩為養生言言之郭註此與荷僕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推鉤為明道言之也郭註此與荷僕丈人承蜩同意而立義不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此問雖千古疑案却

細物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隱隱說個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之意大約

者也此個空相便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

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

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

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此個道理絕難致味初問

頓殊神猶靈也心不靈則言之愈惑矣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畫出太極未分之圖一箇空

乾坤六子安頓何處故曰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此處若不喝止其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

邪皆有所一體即以人之生死言之所謂不死不生之鄉

其死人之既死未必遂無生不以死而死其生其來

無跡其往無崖豈必有所待而各成其為體皆道之物物

從無而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

也猶其有物也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

莊子內篇齊物論知北遊

未有子孫之前有祖父以遞嬗則未有天地之前亦別有天地以相嬗矣

不以物生之故而遂謂能生此死物也不以物死之故而遂謂能死此生物也死生之所待者皆道之體可見天地已死未生之前亦如是也物邪猶言豈物邪物既出則

為物而不能先
物猶其後之不
能自為而必待
于祖先也猶其
由是也而有先
天地生者故能
如是也此物兼
天地在內
古之人如居敬
而行簡是也今
之人如窮仁愛
聖智是也此物
化者五句逐物
而化則將迎之
甚而不能外化
者也安化安不
化單承與物化
一邊應通摩

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
得為先物。猶其有物故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
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有則從一生萬生。生不
故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順造化自然之運。取其生生
不已而已。然而生生之端。從何而起。非本於未有天地之
中來乎。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
回敢問其遊。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處物之涉
乎。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
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
定。而為物所撐觸也。與物化者。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
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

其師立教。已如
此矣。而况今之
人。言既安于
化。又安于不化
則安心使化不
化相牽。邊也如
此。則內必不能
多乎外。而外漸
加。縮小自圍。而
圍而直而室直
至于相整不堪
也。再境既隘。故
待外之曠境。以
為樂。然非真樂
故哀又繼之。知
遇則將迎矣。能
能則將迎之。不
也。人之所不免

必與之莫多。安化安不化。是詰詞。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
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者。豨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
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
人乎。墨之師者。亦不能將。而圃宮室。合同而論。未免是此
而非彼。紛紛相整。粉粉。泥今之人。去古益遠。聖人處物不傷
異同益多。其能與物化。而不傷者。鮮矣。聖人處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惟聖人能是非兩行。而休乎天鈞。不傷物。而物亦不
傷。能傷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此所謂將迎也。已。
林與臯壤與。古藏本臯壤句。下有與我。使我欣然而樂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

也。何足為過。亦悲哉。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將迎何為哉。

存知之所知謂事二求工也。則淺矣。但言將迎之是非則無徒傷物。以自傷而已。豈不可悲哉。朱註存知存民之所知也。

山林阜壤之中。與我本無親也。世人於營營之時。自覺煩擾。每有思休而樂就焉。及一旦入於其中。寂寞無聊。又未免靜中思動矣。是無故而樂。無故而哀也。此言是非本無定在。皆由人心所造。其所以為內化而外不化者也。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世人於物。不過如逆旅之一宿。豈能一一深知主人之事。故有知之所及。謂之遇。然所遇有限也。有力之所及。謂之能。然所能有限也。故不免有不知不能者。乃世人以是非相齟。欲為無不知無不能。斷不可得。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齊知之所知。雖知之亦非所貴也。道立乎天地之先。物物而非物。所謂本根者也。以為有

既非有。以為無。又不盡於無。知之即多。此一知言之即多。此一言也。故體道者。惟無為而歸根。以進於不知。不言之境而已矣。夫道本一也。聚散生死。氣之適然。臭腐神奇。由人所命。無為而歸根。所以貴一也。知也。在屈也。黃帝也。見皆及此。而不能無辯者。則有知不如無知。有言不如無言也。故天地之美。萬物之理。自古迄今。無有異也。誰為為之。亦何嘗有擬議於其間哉。則道之在人者。可知已。被衣之告。齧缺曰。正汝形。一汝視。攝汝知。一汝度。此無為而歸根之說也。曰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

無求其故。此以不知知之不言言之之說也。若遽以道爲我有。匪特不知爲道。併不知爲我矣。何也。我亦道中之一物耳。有生於無道之生。我猶生物也。壽夭總歸於盡。我生本非有生。我死豈爲有死。不違不守。將反於宗。聖人之無爲而歸根者。惟此而已。若夫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究非聞見之所可及。詎可曰我得有乎道乎。老氏之言。實與丞之告舜無二旨也。雖然。道豈遂無所在乎。非也。粗舉之。則蠖蟻稊稗。瓦甕屎溺。無非見端。精求之。則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非實質。物者與物無際。宜

乎東郭子之惑也。故以道爲無者。謂之冥冥。則道似多一冥冥之名。既道之所不受。以道爲有者。謂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道又分一貴賤。約散之數。又道之所不居。必如無始。所云道無問。問無應。方爲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者矣。是以光曜之問。無有也。以有無不如無無。斯於言無者。有進矣。捶鈎之對。大馬也。以有用假之。不用斯於言有者。又有進矣。大抵道先天地而生物。物而非物。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生死生。總爲一體。言有言無。俱屬邊見。體道者。惟外化而內不化。與物相將迎。而物

不能傷焉其所不知不能者任之而已此無為歸根之
 要旨不知不言之極則冉求顏子折衷於仲尼而論定
 矣篇中發明道妙微言如屑佞之又佞不可思議陸方
 壺云讀此則三藏大乘皆可迎刃而解知言哉

莊子因卷之四終

